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四級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五 起彊圉協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治平四年遼咸雍三年 春正月庚戌朔羣臣上尊號冊于大慶殿太尉奉冊授閤門使轉授內常侍由垂拱殿以進是日大風霾 辛亥遼主如鴨子河 丁巳帝崩于福寧殿太子即位時年二十百官入福寧殿發哀聽遺制見上于東楹皆如嘉祐之儀惟入垂拱殿後門乃哭為

異帝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帝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且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太上皇愈促之帝始爲皇子被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然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舞蹈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以宰臣韓琦爲山陵使

御史劉庠言禮居喪不飲酒食肉仁宗之喪百官及諸軍朝晡皆給酒肉京師羊爲之竭請給百官素食饌

官以爲然執政不從　庚申羣臣拜表請聽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樞密院召禮官問詔遼母后書當何稱欲自稱重姪稱彼爲大母判太常寺李東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爲當稱姪孫叔祖母從之　三司使韓絳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曰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內藏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歷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近奉赦書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于文武百官既遷官加職其諸賜賚若更循嘉祐近例竊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真宗上仙及仁宗即位舊事施行

此乃先朝體例非自今日裁損所嘗山陵制度遺詔戒
從省約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
職官吏各據確數明立期會務在變揩官私物力今日
月猶睽足以辦集至于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啬
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小費爲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
計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于此矣太子右庶
子韓維言竊聞故事大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分賜臣下
伏思承平日久公私匱乏又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
山陵及優賞士卒所費不貲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
恐爲損不少若以爲奉承先志理不可罷則望閲諸府

庫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爲豐
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
世之急樊奏入詔遺賜令內侍省取旨裁減山陵制度
令三司奉行遺制　初議山陵帝以手詔賜執政曰國
家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減節冗費且謂執政曰仁宗
之喪先帝避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也　癸亥內出遺
留物賜宗室近臣有差帝謂執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
餘年宮中富饒故遺留特厚先帝御天下四年固難
比仁宗然亦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分之二
甲子遼主御安流殿釣魚　丙寅始御延陽門幄殿聽

政見百官三司乞藏錢三十萬緡助山陵支費從之
癸酉羣臣拜表請御正殿不許表三上乃許之 戊寅
以王陶爲羣牧使 二月乙酉始御紫宸殿見羣臣退
御延和殿視事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陳三事一曰從
權聽政蓋不得已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簡略二
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諮詢以盡
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以盡其材若
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爲
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并注釋滕世子問孟
子居喪之禮一篇因推及後世變禮以申規諷帝嘉納

焉　立安國夫人向氏爲皇后　丙戌御垂拱殿　辛卯白虹貫日　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尙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習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常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乎可詔有司革之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可令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于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三月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優殿帝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

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﨤年藝以汰宂兵　命天章閣待制陳薦同修撰仁宗實錄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爲給事中知黄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爲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歐陽修入臨福寧殿衰服下衣紫衣帝寢其奏遣使諭修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衆欲擊去之其事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冀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帷薄事

速奚氏集賢校理劉瑾並修亦仇家亟騰其謗思永闈
之間以語其僚屬之奇始緣濮議合修意修特薦爲御
史方患衆論指以爲姦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獨上殿
劾修乞肆諸市朝帝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爲證堅請
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稟示思永
挽思永自助思永以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
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帝乃以之奇思
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辨帝初欲誅修以手詔密
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帝悟復取之奇
思永所奏以入幷修章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具傳達人

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辭以出于風聞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言臣忝列政府枉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歸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實使門戸不致枉受汚辱于是帝復批付中書令思永等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思永與瑾同鄉力爲瑾諱乃言臣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然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比得于思永遂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二人同降黜帝手詔賜修令赴

覘事它日帝謂吳奎曰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考異李燾曰墨史孫思恭傳云歐陽修為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解朱史以為言者攻修先帝加詰問既辨明賜手詔召之豈有誅修之意遂刪之案司馬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問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

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榜安世及第二第三人並為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　丙辰命提點開封府界

公事祠部郎中陳汝義判三司都磨勘司以知開封縣都官員外郎羅愷代其任愷入見問府界事皆不能知帝不悅及見汝義問之應荅詳敏翼日謂執政曰愷不才宜復用汝義仍與館職執政言汝義資序已高復爲提點則下遷宜但令試館職而已帝從之知制誥邵必言陛下新即位以言語擢汝義如漢文賞上林嗇夫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乞罷之不從　昌王顥樂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典禮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謹案大行遺制喪服以日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並依先朝典故惟宗室出則慘服

居則衰麻以終制葢一法度所以尊天子也皇帝承大
統奉宗廟冐王樂安郡王當與宗室同例不容以私恩
爲異從之　丙寅錢明逸罷翰林學士爲端明殿學士
兼龍圖學士先是御史蔣之奇言明逸傾險憸薄在仁
宗朝附賈昌朝夏竦王拱辰張方平之黨陷杜衍范仲
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況文辭紕繆政
術乖疏豈可冒居禁苑而同知諫院傅卞亦有言執政
召明逸示以臺諫章疏使自引疾因改命之　丁卯三
司言在京粳米約支五年以上慮歲久陳腐欲令發運
司于上供年額權住起發五十萬石于穀價貴處減和

糴之數變市金銀絹輸榷貨務封樁分給三路以備軍需從之　壬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陽修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彭思永等既以論修貶而知雜事御史蘇寀御史吳申言猶不已修亦三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視朝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啟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一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

陛直不避衆怨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旣出守遂連六表乞致仕不從　癸酉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帝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奎入謝曰進治說三篇帝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于昭帝祖行昭穆不相當又大臣所立豈同仁宗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帝言此爲歐陽修所誤奎對曰韓琦于此事亦失衆心臣數爲琦所薦天下公論不敢于君前有所隱它日奎進言陛下宜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

而已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于上自然感召和氣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直須順成然後可及它事也帝王之職所難在判別忠邪其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對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何所不容未有顯過固宜包荒但不可使居要近耳　太常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近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祔廟有日僖祖在七室之外禮當祧遷將來山陵畢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于西夾室以待禘祫

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伏請下兩制待制以上
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同堂八室廟制已定
僖祖當祧合于典禮請依禮院所奏詔恭依　乙亥尚
書令兼中書令襄陽郡王允良卒贈太師有司以允良
起居無度反易晦明謚曰榮易　初蔣之奇劾歐陽修
帝怒曰先帝大漸邵亢建垂簾之議如此大事不言而
扙入閤門之私乎之奇以告吳申申即劾亢事下中書
帝徐知其妄中書亦寢申所奏亢時同知貢舉及出上
殿自辨曰先帝不豫以來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
必有章奏願陛下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

讒臣者豈得不問願下獄考實帝曰朕不疑卿吳申所奏已不行矣　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主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復以詔答之曰苟封奏所敘忠信弗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仍賜絹及銀各五百匹兩　己丑以京西轉運使刑部郎中劉述兼侍御史知雜事于是蘇寀遷度支副使中書奏以述代之中丞王陶言述任非所長賜陶手詔賞歎然亦竟用述述湖州人也　御史吳申言籍見先召十人試館職而陳汝義亦預漸至冗濫兼所試止于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

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再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試人亦乞用新法考試明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罷詩賦如申言于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辛卯遼主駐春州北淀　庚子詔內外文武羣臣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直言無隱言若適用當從甄擢　御史中丞王陶言臣奉詔別舉臺官緣有才行可舉之人多以資淺不應敕文欲乞許舉三任以上知縣資序人爲御史裏行從之先是陶乞復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爲意欲過已不悅　工部郎

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令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
司帝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累召不起或以爲不恭
今召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
器業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
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
意以爲韓琦沮抑已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眞輔相
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收備
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癸卯
詔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龍圖閣直學士韓維
言安石知道守正不爲利動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

即起視事則是僵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爲也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者與圖天下之治孰不願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來矣議者以爲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不知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唯陛下斷而行之已而詔到安石即詣府視事不復辭也 學士院言屯田員外郎夏倚雄武節度推官章惇詩賦中等詔以倚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惇爲著作佐郎 甲辰詔諸路帥臣及副總管或有移易可依慶歷故事中書樞密院參議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呂公著龍

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並爲翰林學士光累奏固辭不許帝面諭光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尚何辭光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帝曰卿能舉進士高等而不能爲四六何邪光趨出帝遣內侍至閤門强光受告光拜而不受趣光入謝光入至庭中猶固辭詔以告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帝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爲學士當否陶曰二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丙午以屯田員外郎劉攽著作佐郎王存爲館閣校勘太常丞張公裕殿中

丞李常爲祕閣校勘著作佐郎胡宗愈爲集賢校理並以召試學士院詩賦入等也攽試入優等故事當除直館又員外郎例不爲校勘而攽素與王陶有隙陶及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故纔得館閣校勘

夏四月以殿中丞唐淑問爲監察御史裏行帝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宜自結主知比言者尙扶剔細故以爲能論事必務大體乃爲稱職淑問介子也　庚戌請大行皇帝謚于南郊　召還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御史中丞王陶言韓琦引逵二府至用太祖出師故事刼制人主

琦必有姦言戚亂聖聰願罷遠爲渭州帝不可曰遠先帝所用今遽罷之是章先帝任人之失也　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常朝日輪宰臣一員押班近據引贊官稱宰臣更不赴竊慮此編敕儀制別衝替伏乞明降指揮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又不報乙卯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至謂琦跋扈引霍光梁冀專恣事爲喻甲子琦公亮上表待罪帝以陶章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爲之動而陶連奏不已帝以問知制誥滕甫甫曰宰相固有罪然指爲跋扈則臣

以爲欺天陷人矣丙寅帝徙陶爲翰林學士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兩易其任丁卯光入謝言自頃宰相權重今陶以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許之時光中丞告已進入而王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戊辰吳奎趨緊面對堅請黜陶於外帝不許復請授羣牧使許之既而直批送中書以陶爲翰林學士時琦方在告不出奎卽具奏言曾唐德宗疑大臣信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稱爲闇主今陶挾持舊恩排抑端良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向來相承非出二臣始廢今若又行內批除陶翰

林學士則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哉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展布四體己巳奎遂稱疾求罷帝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下六罪侍御史吳申吳景奏乞留陶依舊供職并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帝以手札賜知制誥邵亢趣進入陶學士告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帝由是有逐奎意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陶言是宰相安得無罪陶言非則安得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庚午帝批付中

書王陶吳申吳景過毀大臣陶出知陳州吳申吳景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爲內批三日不下其罷知青州帝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且言韓琦久在告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爲陶罷奎恐大臣皆不自安紛紛引去于四方觀聽非宜辛未公亮入對亦請留奎帝許之壬申召奎對延和殿慰勞使復位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奎既復位邵亢叟以爲言帝手札諭亢曰此無它欲起坐臥者耳蓋指琦也初王陶事琦甚謹琦薦擢之東宮始建

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盍止用抗琦不從及帝即位頗不悅大臣之專陶料必多所易置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直宜受撻陶既至陳州謝表詆宰相不已中書擬再貶光言陶誠有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變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止

罷諸州歲貢飲食果藥　癸酉詔陝西河東經略轉運司察主兵臣僚怯懦老病者以聞　司馬光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曾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

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是月
錄京師繫囚遣使巡行陝西河北京東西路體量安撫
五月辛巳以久旱命宰臣禱雨　韓琦曾公亮言臣
等近以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
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
爲歲已久即非今始今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
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臣須赴正衙押班及延
英對宰臣日未御內殿前令閤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
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
臣奏事祥符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行之不久

漸復墮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踰時刻若日赴文德押班則機務常有妨滯乞下太常禮院詳定司馬光言舊制當押班不須詳定癸未詔自今晝刻辰正垂拱奏事未畢聽宰相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退未及辰正並依祥符敕令永爲定制　壬辰遼主駐納葛濼甲辰以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從翰林學士王珪范鎭之薦也唐英初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蔬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買取息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于其中聞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

聽者顧之其漸既而濮議果起珪鎭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　乙巳寶文閣成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官奉英宗御書藏於閣　六月戊申遼有司奏新城縣民楊從謀反偽署官吏遼主曰小人無知此兒戲耳獨流其首惡餘釋之　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便糴司陳粟貸民戸二石從之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土樂業而無離散之心其要在于得人而已以臣愚見莫若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使賑濟土著之民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復有流民

哉于是詔河北運司約束州縣倍加存恤　己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趙抃知諫院入謝帝謂抃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事邪故事近臣自蜀還者必登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倘欲大用何必省府乎抃上疏言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事多見納用　辛未詔天下官吏有能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

析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
重者衙前多致破産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民
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
免于凍餒遂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
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戸等者田歸官戸不役
之家而役併于同等見存之戸望令中外臣庶條其利
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則農
民有樂業之心帝納其言故有是詔役法之議始此
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㵎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
為横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

令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誘
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
禦邊五利一曰任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
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儆其國五曰
愼經費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稱善嘗置諸左右帝見而
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召向入凡
向所陳計策帝皆令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　壬申
遂以度支使趙抃參知政事　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
以來百司庶務多稟決于中書臣謂政府不當侵有司
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汨政府詔中書樞密院應細

務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十二事皆歸之有司　秋七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眞宗仁宗皆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請以大行皇帝配詔恭依　詔察富民與妃嬪家婚姻貪緣得官者　己丑命戸部郎中趙抃刑部郎中陳薦詳定中外封事先是帝命張方平司馬光至是復令抃等同之　辛卯告大行皇帝謚于天地宗廟社稷　壬辰上寳冊于福寧殿　帝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內職獨句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司馬光疏言居簡資性

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于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帝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閽閹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帝從之癸巳居簡罷為供備庫使　乙未以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書籍惠卿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于曾公亮遂舉館職惠卿晉江人也　辛丑熒惑晝見凡三十五日（攷異宋史神宗紀天文志皆無今據遼史道宗紀書之）　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之邵綿竹人為曲水令轉運使以輕繇

高其價使縣配賣之邵言縣地狹人貧耕者亾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轉運使怨會帝即位求言乃上書曰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日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晉聚歛禍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與墜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

如此則太平可拱而俟也書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時年未四十也范鎮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 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 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亥司馬光言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臣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省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乎不知哉今深處九重詢于近習不道聽塗說之言稱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卽行賞罰臣恐讒

邪得以逞其姦慝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 戊午復
夏人和市 張方平司馬光奏所詳定內外封事帝令
中書參議光對延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帝
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詢芻蕘以廣聰明斯乃社
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癸亥詔詳定封事所奏如其
中有難行者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令述利害以進
己巳京師地震帝問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對
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帝曰誰爲陰公亮曰臣者
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
宜戒之吳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帝不懌 癸酉葬憲

文肅武宣孝皇帝于永厚陵廟號英宗　是月判河陽軍富弼上疏曰帝王都無職事惟别君子小人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者不使一小人參用于其間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謂所采既廣所得必多其閒當防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際不可不早辨也　九月丁丑詔減諸路逃田稅額　壬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乙酉祔英宗神主于太廟樂曰大英之舞　戊子減兩京畿内鄭孟州囚罪一等民役山陵者蠲其賦　辛卯徙封昌王顥爲岐王樂安郡王頵爲高密郡王　遣孫思恭等報謝于遼

壬辰錄周世宗從曾孫貽廓爲三班奉職　甲午遼遣使來賀即位　戊戌召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　遼主命給諸路囚糧　辛丑韓琦以奎陳升之並罷琦歷相三朝或言其專自王陶論劾後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欲以間琦琦稱疾求去帝不許以詔書慰撫琦又疏有四當去復不許厚陵復土琦畢不入中書請甚堅于是帝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乃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帝復召知制誥鄭獬草奎知青州及方平趙抃參知政事制

賜雙燭歸舍人院外廷無有知者明旦獬進草遂降付
中書升之初名旭避帝嫌名故以字行帝始擢任楊定
升之屢諫不宜生邊事由是忤旨以母老乞便郡遂出
知越州　以樞密副使呂公弼爲樞密使翰林學士承
旨張方平知諫院趙抃並參知政事三司使韓絳知開
封府邵亢並樞密副使　先是薛向奏蕃部嵬名山有
歸附意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諒祚稱臣奉貢不當
誘其叛臣以興邊事帝曰此外人妄傳耳光曰陛下知
薛向之爲人否帝曰固非端方士也徒以其知錢穀及
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邊事則未也又言張方平姦

邪貪猥帝曰有何實狀光曰請言臣所目見者帝作色曰毋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美事光曰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卽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帝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帝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賢光曰結宰相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覩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

丶潮州地震　癸卯同僉書樞密郭逵罷爲宣徽南院使判鄆州從張紀唐淑問趙抃言也逵至鄆七日徙帥延州丶權御史中丞司馬光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滕甫權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政不協

衆望其言既不足采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誥敕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帝手詔諭光曰朕以卿經術行義爲世所推今將開邇英之席欲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換卿禁林復兼勸講非爲前日論奏張方平也呂公著封還蓋不知此意耳于是取誥敕直付閤門趣光等受職公著又言誥敕不由本司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帝手批其奏曰俟開邇英當諭朕意　韓琦既出判相州入對帝泣下琦亦垂涕稱謝詔琦出入如二府儀又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祕書丞忠彥爲祕閣校理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

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默然 是月遼主如南京 冬十月丙午朔漳泉諸州地震 丁未富弼罷判河陽 戊申建州邵武興化軍地震 己酉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講退獨留呂公著語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不當也公著力請解職許之它日又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者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命御史中丞滕甫考諸路監司課績舊制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下至

知州皆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爲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副以采訪才行合二事爲課慤書中等無高下帝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中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獎厲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　參知政事張方平以父憂罷　庚戌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霜旱州縣　癸丑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侍御史知雜事舉材堪御史者各二人

甲寅翰林學士司馬光初進讀通志于邇英閣賜名資治通鑑親製序以賜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潁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序略曰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癸酉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夏將嵬名山部落在綏其弟夷山降于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奏言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帝信之知延州陸詵言以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招納乃共畫三策令幕佐張穆之入奏穆之陰受向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

力徙之泰鳳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鬭夷山呼曰兒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戸萬五千勝兵萬人將築城于其地詔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於懷遠處衆四萬人坌集城下諤出兵擊吞之遂城綏州初諤言名山約降帝將令邊臣招納其衆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

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及諤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攷異）東都事略种諤傳云銀夏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記言嵬名山來報內附諤即上聞不俟報募可使者通蠟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遂築綏州城案此文與宋史种諤傳小異而宋史較爲詳確今從之种諤既取綏州夏人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朝廷謀西討邵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搖安危所繫

且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討于是欲棄綏州知延州郭逵言賊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嵬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之帝不聽　十一月丁丑詔近臣各舉才行可任使者一人　文彥博言于帝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繫焉所宜擇人久任又言兩府堂陛之重亦當久任使其下不能傾危乃可立事韓絳曰漢王嘉以爲二千石尊重難危乃可使下況堂陛之勢乎　戊寅詔求直言　詔御史臺存遇起居日令百僚轉對　丙戌詔曰故事二府初入舉所知者三人

將以覘大臣之能比年多因請謁干舉薦者不公其僉中書樞密院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爲官擇人之意　改命韓琦判永興軍兼陝西路經略安撫使賜手札趣令治裝琦言遇臣肆意妄作搆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算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與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　丁亥詔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

令治狀優劣其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　戊子分命
宰臣祈雪　罷馬監于河東交城縣　庚寅詔近臣以
舉官不當經三劾者中書別奏取旨　壬辰夏國遣使
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丁遼　乙未詔內外文武官各
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恥于自媒久淹下位或
偶因微累遂廢周行者咸以名聞　先是以向傳範知
澶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傳範敏中之子也知諫院楊
繪言后族不當領安撫使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
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有政聲非由外戚帝曰諫官如
此言甚善可以止它日妄求者己亥命改知鄆州它日

繪又言曾公亮不當以其子孝寬判鼓院帝詔滕甫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于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帝爲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甫言于帝帝詔甫諭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亦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　十二月丁未還參知政事劉沆仍爲樞密副使以樞密直學士張孝傑參知政事己酉以孝傑同知樞密院事孝傑附耶律伊遜故累遷　遼主行再生禮赦死罪以下　辛酉詔以來歲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正殿減常膳罷朝賀　壬戌詔起居日增轉

對官二人　丙寅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多其具爲令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取旨黜責　己巳夏人來以亾命景詢易嵬名山郭逵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彼酋無復敢向化矣是月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于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錮而獻之　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國人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

安陵子秉常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考異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治平四年冬即位則諒祚實以治平四年殂紀所書者赴告之日耳萬斯同遼號烈紀元彙攷據本紀謂諒祚改元拱化有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之文自相違異蓋攷之未審矣〕

是月韓琦至永興初薛向郭逵等議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當此變故尤非棄綏之時文彥博呂公弼恥于中變督促棄綏如初琦條陳不已帝遣中使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言綏不可棄乃詔如琦議

是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胡宿卒宿內剛外和臨事愼重

不輒發發即不可回尤顧惜大體其篤行自厲至于貴

達常如布衣時　遂南京阜蝗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六

起著雍涒灘正月盡屠維作噩六月凡一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名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歷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宮八月賜名仲鍼授率府副率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帝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英宗嘗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是年九月加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名治平元年進封潁王十二月壬寅立爲皇太子　攷異宋諸帝諡皆十有六字獨神宗諡多至二十字幾欲駕太祖太宗而上之此政和君臣豐昵妄作之失貽笑千古者也然史家之例諡號當書最後加者故神宗之

謚初上止英文烈武聖孝六字紹聖增至十六字崇寧改上去紹天法古運德建功八字易以體元顯道帝德王功政和又加法古立憲四字東都事略稱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宋史本紀稱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雖各有據今用政和所上庶合史例

熙寧元年遼咸雍四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詔改元

復命武臣同提點刑獄 丙子遼主如鴛鴦濼 丁丑以旱減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辛巳遼改易州兵馬使爲安撫使 丁亥命宰臣極言闕失 遼主獵于炭山 庚寅御殿復膳 辛卯遼遣使賑西京饑民 壬辰帝幸寺觀祈雨 參知政事趙槩數以老求去丙申罷知徐州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

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劉寬裴師德 以
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故事執政坐待漏舍宰相省閣
所進文書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
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爲常
丁酉詔修英宗實錄 壬寅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
員初太學置內舍生二百員官爲給食至是待次益百
餘人議官以爲言故有是詔 二月甲辰朔遼命元帥
府募軍 辛亥令諸路毋季以雨雪聞 乙卯以孔宗
愿子若蒙爲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 初言者交論
种諤擅興生事詔繫長安獄諤乃焚當路所與簡牘

置對無一語至人惟自引伏丙辰貶謗秩四等安置邃州　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帝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縱橫之術無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悉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帝曰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帝謂文彥博等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韓絳曰爲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　丁卯遼主巡行北方　三月癸酉朔帝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

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綈非
徒然也蓋亦有為為之目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
之事不可不勉也　庚辰夏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
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
并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李崇貴至即
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
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
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
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
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夏亦遣使告哀于遼

遼遣人弔祭　甲申遼賑應州饑民　先是遼禁南京種稻民病之乙酉命除軍行之地並許民種稻　丙戌詔恤刑　戊子作太皇太后慶壽宮皇太后寶慈宮庚寅遼賑朔州饑民　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賑濟饑民　丁酉潭州雨毛　夏四月壬寅朔新判汝州富弼入見以足疾許肩輿至殿門帝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命其子紹隆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知帝銳于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

實矣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又問爲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帝稱善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弼力辭赴鄆　乙巳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素與韓絳韓維及呂公著相友善帝在藩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至是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

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矣又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略曰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政止虐刑廢彊横之藩鎭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

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于差役而未嘗特見拔副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衞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明日帝謂安石

曰昨閱卿奏書所條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爲朕詳言施設之方安石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矣　辛亥同天節羣臣及遼使初上壽于紫宸殿　禮官議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翰林學士呂公著言五月會朝始于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經罷之況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陛下方追復三代何必于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戊午回鶻貢於遼　庚申呂公著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

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約胡宗愈言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劉攽曰侍臣講論于前不可安坐避席言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彥皆同攽議曰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輕議變更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帝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敞卒敞學問淵博寢食坐臥未嘗不以六經自隨嘗得先秦彝

世數十銘識奇輿皆案而讀之因以玫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毋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毋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歐陽修毋於書有疑折簡來問敞對使答之筆不停手修輒歎服慶歷以前學者守注疏之說至敞爲七經小傳始與諸儒異後王安石修經義葢本於敞而新奇抑又甚矣　癸亥以孫覺爲右正言同知諫院帝與覺言欲革積弊覺曰弊固不可以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亾帝稱其知理　五月癸酉帝謂文彥博等曰丁謂王欽若陳彭年何如人彥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宮殿皆謂等開之秏祖宗積儲過

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帝曰王旦爲宰相不得無過韓絳曰旦嘗諫眞宗不從求去位又弗許帝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塞責　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爲額從之　甲戌募饑民補廂軍　庚辰詔兩制及國子監舉諸王宮教授　丙戌遼主駐特古里　戊戌廢慶成軍　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後從韓琦請也　丁未占城來貢　辛亥詔諸路與監司訪尋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修築塘堰圩隄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壬子遼西北路雨穀三十里　乙卯賜知唐州高賦敕書獎諭賦在唐五年比罷增戶萬

一千有奇闢田三萬餘頃歲評稅二萬二千有奇作陂堰四十有四　是月河溢恩州爲欄隄又決冀州棗彊埽北注瀛州之域　秋七月壬申遼置烏庫德埒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都統軍司　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于韋惡韋醜陋謀殺韋傷而不死及案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爲所因當用案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

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由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議

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堡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篳篥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賜名　丙子遼主獵于黑嶺　丁丑詔諸路帥臣監司及兩制知雜御史已上各舉武勇謀略三班使臣二人　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安國安石弟也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

獻序言爲第一以母喪不試廬墓三年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先帝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淺恥于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匈奴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號帝大悅手詔荅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遂終不許　以觀文殿學

士尚書左丞知越州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　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帝面許擢置中樞而覺相繼登對帝因與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宰相以爲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遽即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爲樞密使帝以覺爲希旨收恩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汙頗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媿足矣

壬午以恩冀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戸粟

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大雨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歷不效當改詔司天夏造新歷　知開封府呂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唯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其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遼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緡錢　京師地又

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時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吏民皆幄寢芨舍甫至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隄防繕甲兵督盜賊北道遂安　韓琦自永興復請相州以歸會河北地數震知梓州何郯因上書言陰盛臣彊以譏切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後陶入爲三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及爲中丞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

陶知蔡州　癸巳疏滱州溢水　甲午減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誥勑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爲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　是月河溢瀛州樂壽埽　遼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　同知諫院孫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爲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也乃出覺通判越州　詔京東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師地又震　辛亥邇英進讀已召司馬

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曰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帝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鹽鐵副使呂誨侍御史吳景此兩人似堪其選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司

馬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財之人耳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

耳爭論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今且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乙卯降空名誥敕付河東及鄜延路安撫司募民入粟實邊

帝謂剏業垂統實自太祖甲子詔中書門下攷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　乙丑復行崇天歷　以鹽鐵副使呂誨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用司馬光言也　詔自今試館職並用策論罷詩賦　九月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别爲置後若崇德

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從之辛未涇州觀察使舒國公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初韓琦自永興入覲言於帝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帝悟遂罷從獻之旨　丁亥減后妃臣僚薦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　丁酉詔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禮給賜　己亥遼主駐藕絲淀　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帝以為然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

講禮記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丙午帝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

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俾轉運使察知州知州察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辛亥遼出赦南京徒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歸義容城諸縣並遭水災復一歲租　乙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　戊辰禁銷金服飾　遼遣使册李秉常爲夏國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丙戌朝饗太廟遂齋于郊宮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先是河溢恩冀滄瀛之境帝憂之以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四州㈱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

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棄瀰抹岸衝奪故道雖拗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經邊界直入大海其流浚闊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是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至是詔光及入內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甲

午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內批指揮事候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　辛亥錄唐段秀實後　夏遣使貢於遼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為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　辛酉邵亢罷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歲前建昌軍司理參軍德安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國家欲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

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敵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忠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驩然有歸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諸種既失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是所以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瑪爾戩舊作木征今改諸族數款塞而願為中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耳而邊臣以棟戩舊作董氈今改故

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
而忘實附使棟戩得市利而邀功於我非制勝之利也
瑪爾戩諸族皆喃氏子孫各自屯結其文法所及遠者
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
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瑪爾戩計議令入居武勝
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
武材略者令與瑪爾戩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
有不從者令瑪爾戩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嗜征欺巴
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習用漢
法漸同漢俗在我實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與諸

羌結連此制賊之上策也初詔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甚悉故爲是書以奏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句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考異〕宋史王韶傳管句作管幹此史臣避高宗嫌名追改也神哲徽欽四朝史成於南宋時故於管句改爲管幹何當改爲幹當宋史亦因而不改今茲改從當時本稱

夏改元乾道

二年遼咸雍五年春正月丁亥帝謂輔臣曰嘗聞太宗時內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它人莫能曉也皆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嘗出其錢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近見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略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珍珠

鬻于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夠考稽領之者中官數十人唯知謹扃鑰塗窗牖以爲固密安能夠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甲午奉安英宗神御于景靈宮英德殿。是月司馬光視河還入對請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

立之力主生疑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罷上約　二月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敕裁帝初從王安石議凡謀殺已傷而自首減二等科罪衆論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于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久之不決故有是詔　己亥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汝州富弼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學士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以問曾公亮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

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恐多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諸公當自知之帝又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為經術不可施于世務耳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

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命翰林學士呂公著修英宗實錄　乙巳以災變避正

殿減膳徹樂　丙午司馬光入對乞郡帝不許曰卿名

聞外國奈何出外先是呂公著使遼時光初解臺職遼

人因問光何不爲中丞公著歸告帝故知之　甲子設

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

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安石素與呂惠卿善乃言

于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

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爲條例司檢詳文字

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

箠也時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　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見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　王安石旣用事嘗因爭變法怒目謂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折之曰君言失矣皐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安石默然　是月遣劉航等冊李秉常爲夏國王　三月富弼始入見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由小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

事則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濬燭其然毋令後悔帝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可謂金石之言　癸未以蘇轍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先是轍上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費疏奏帝批付中書因召對而有是命　兩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爲甚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帝曰大臣固當與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　乙酉詔令三司判官諸

路監司及內外官各具財用利害聞奏　戊子夏國主秉常上誓表納塞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許之　壬辰帝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必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由此而壞將不勝其𡚁陛下當淡念國體有先後緩急帝頷之　乙未以旱慮囚遼晉王耶律仁先前以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之譖出之於外至是準布舊作阻卜今改叛遼主復思仁先乃命為西北路招討使率禁軍進討仁先入見遼主親諭之曰卿去朝

廷遣毋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行事　夏四月戊戌省內外土木工　初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以久旱不許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陛下以同天節遼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外國乞并罷上壽從之　帝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政府召臺諫官至都堂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知諫院錢公輔對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也　丙午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爲喜常以累年災變爲懼益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于德

有損其災應豈復緩邪帝親書咨詔曰敢不置之几席銘諸肺腑要顧公不替今日之志　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帝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扼于王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于諫官御史時初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决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决于翰林學士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常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

官不當承詔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牒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强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懣疽發背而卒疾亟帝臨問流涕既卒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益介爲諫官時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

時安石銳意變更而帝信任益專介既死同列無一人敢與之抗者曾公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視事趙抃力不勝遇一事變更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

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以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繼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治平末向坐與秭諉閉邊罷去至是淮南轉運使張靖被詔究陝西鹽馬得失指向欺隱狀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當黜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

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向乃請卽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遣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爲鹽鈔本官自鬻而罷通商從之

知開封府滕甫罷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言無文飾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以問之甫隨事解荅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滚惡甫會新法行天

下詢詢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鄆州　庚
申審弼曾公亮以旱上表待罪詔不允　癸丑命曾公
亮爲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　丁巳遣劉彝
謝卿材侯叔獻陳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
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從條例司請也　甲子御殿復
膳　免河北歸業流民夏稅　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
用樂　己卯賜河北役兵特支錢　癸未翰林學士鄭
獬罷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罷知應天府知諫院
錢公輔罷知江寧府拱辰自北京還朝言臣欲納忠未
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帝以語

輔臣王安石曰此未足爲姦邪謂未知陛下意所向乃眞姦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獨權發遣開封府民俞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獨不肎用案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安石雅與公輔善旣得志排異已者出滕甫知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夏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三人由是同日罷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獨安石在中書擅出獨箚弼以此不平多稱疾臥家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無罪被黜甚非

公議帝出誨奏示輔臣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愧不能
盡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懼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丙戌王安石乞辭位帝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　壬辰
太皇太后遷居慶壽宮　癸巳樞密院言欲檢尋本院
諸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於邊者並刪取大
旨編次成冊仍于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將來處事從
之賜名經武要略　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皆本於學
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詩賦明經諸科悉罷專以經義
論策試進士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之時議
者多欲變舊法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獨以爲不必變

議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隷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責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歴閒嘗立學矣天下以爲太平可待至于今唯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而又

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無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事何異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

僉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illegible]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易入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卒使

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任者也至于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于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議奏帝曰吾固疑此今得軾議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帝悚然

曰卿三言朕嘗熟思之軾退言於同列安石滋不悅帝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乃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六月己亥遼[illegible]特古里丙午吐蕃貢於遼　丁巳御史中丞呂誨罷王安石執政多變更祖宗法務斂民財誨屢諍不能得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略舉十事安石向在嘉祐中舉駁公事不當御史臺累

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從迄英廟朝不修臣節慢上無禮一也安石任小官毎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爲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好名欲進二也安石侍邇英乃欲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四也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案問首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人

翰林未聞薦一士首稱弟安國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遂擢中傷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背公死黨六也宰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眾非安石而是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眾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陵轢同列八也小臣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外邸離間之罪固不容誅而安石數進危言以惑聖聽朋姦附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與樞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條例雖名商

權財利其實動搖天下有害無利十也臣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且安石初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文言以飾非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無安靜之理辟光邪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遂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賢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頌曰辟光

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致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咨頌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非光治平時自言它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司馬光自邇英趨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謂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光曰今未有顯迹盍俟它日誨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

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
唯恐不速顧可緩邪章上誨被黜而安石益橫光於是
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皆以彈奏大
臣而罷天下推其鯁直　以知開封府呂公著為御史
中丞王安石以公著兄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著為中
丞以偪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　太白入井壬戌晝
見　遼以南院樞密使蕭惟信知北院樞密使事命北
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伊遜加守太師四方有軍旅許伊
遜便宜從事由是伊遜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
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逐竄遼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

魏王白帖子〔攷異〕文獻通攷云洪基嬖幸其臣耶律英弼累封魏王北人諺云云案英弼即伊遜之訛也伊遜終於混同郡王通攷據當時諺語以爲魏王耳今刪附於此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